



周天
Fictional • Universe
狩偃

拉·拉·著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周天
Fictional • Universe
狩偃

拉拉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周天·狩偃 / 拉拉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 6
ISBN 978 - 7 - 5104 - 4317 - 6

I. ①周… II. ①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08785 号

周天·狩偃

作 者: 拉 拉

责任编辑: 张 海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http: //www. nwp. cn

http: //www. newworld-press. com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235 千字 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4 - 4317 - 6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自序

《周天》最初发表时，有朋友问我，周天是什么？我反问他，周是什么？三代（夏、商、西周）是什么？他立刻哦了一声，连连点头，意思是他已经明白了一大半。

在中国人的血里面，有一种元素叫作华，中国人的灵魂里，有一种魂魄叫作夏。在中国文化里，有一块基石叫作三代。黄帝肇始，三代开创。夏商周三代，连绵两千余年，是中华文化正式开创、发展以至于达到顶峰的阶段，三代的文化大喷发是如此猛烈，以至于在其后两千余年中国文化一直在吸收和沉淀中前进，或者说不能前进。古代文人斗嘴，斗到不可开交时，往往以书为证。这时候总有人把眼一瞪：书不看三代以下！于是对手望风而遁。可见三代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。

研究政治的人会说，三代，中国古代真正的“封”、“建”制度。

研究军事的人会说，三代，中国古代高尚的骑士时代。

研究玄学的人会说，三代，中国淳朴上古神话的黄金时代……
神话，需要延续。

“周天”这个神话世界，便是构建在遥远而辉煌的三代——那道亦幻亦真的传说基石上。这个世界充满 国家、种族、战争、伟大、梦想，也有凡人、精怪、淳朴、卑微，有阴谋、诡计、忠诚与光荣在日日上演。历史上三代的政治军事和文化——包括传说——在西周穆王时代达到顶峰。周天的前两个系列：《天巡记》和《水云双界录》，便是开始于这个时代。

这个时代已经破乱了。一百年前，周人在昆仑山巫族、汨罗城妖族的协助之下，灭亡了强大到近乎逆天的商。周之建立，使得动乱近千年的神州大陆渐趋稳定。昆仑山继续维持其天下共主的地位，然而其神山的地位已经下降，逐渐成为一个世俗国家。妖族则因为螭门的建成而逐渐成为左右天下局面的大族。占据中原的周人，吸取了周围各民族的力量，地域越来越宽广，也因此与西南夷和居住于北溟海附近的北戎渐成死敌。从建国之初起，由于进入一个长达百年的周天之气流转高峰时期，位于高空的云中族城市北冥珉城渐渐下降，逼近地面。在云中族的直接支持下，北戎与周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；另一方面，已经近千年没有现世的混沌被某个不知名组织突然带到凡间。

和平的年代结束了，凡界正在一步步滑向未知的深渊……

上篇



姑麓山合战



☉ 穆王十二年春三月十三

天幕沉重。一弯残月横躺在愁云缭绕的空中，不时被吞没，显现，再被吞没，留下一缕清光在云层中跳跃。不久之后，连这一点光亮也消失了。

乌伯纯向空气中无声地透出一口气，看着那白雾蒸腾向上，须臾不见。夜露严寒，他紧了紧头冠的带子，将露出赤金甲外的布领口用力掖紧。他的坐骑打了个响鼻，不安地踱步。

周围四下不时传来细碎叮当声。八百名和他一模一样装束的骑士已经在这深林中等待了数个时辰。再过几个时辰，太阳便要升起，驱散夜色，把笼罩在他们身上的伪装撕去。

他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，乌伯纯暗想，如果需要，他不会让明天的太阳升起。

胯下的马匹忽然躁动起来，低低地打着响鼻后退，乌伯纯赶紧拉紧缰绳，俯下身去安慰他的坐骑。林子中所有的马都躁动不安，宿鸟惊恐地飞起，嘶鸣着在低空盘旋。

所有的骑士不约而同地从马上立起，拔出剑，准备向他们的统帅致意。但是现在还看不到他——从骑士所处的位置看过去，只能看见浓密的白雾从熊岩顶上缓缓地灌入姑麓山的茫茫林海。

☉ 拂晓 寅末三刻 津河口 齐军大营

那山黑沉沉地屹立在凌晨前的夜色中。

天空中星芒闪烁，斗柄流转，无数星星从乌柏岭的山头落下，又有无数星星从熊岩顶上升起。星光投射在徐原冷清的大地上，树林、灌木、草丛都沉沉睡去，夜枭无声地掠过大地，不知名的鸟在林子里凄惨地哭号，津河水仿佛在梦中汨汨流淌。

伯将睁开眼，抹了一把脸，觉得手心比脸还要凉，自己躺在门楼上，快要冻僵了；离天亮还有一阵儿，但是在这硬邦邦的木楼上也实在睡不着了，索性站起来。他趴在木制女墙上向下望了望——站在营门四围的士卒却仍是一动不动，偶尔只听见一两声衣甲清脆的撞击和松木火把迸溅的声音。

遵照齐国司马、中军主将高国仲的命令，从前日开始，昼夜两班当值的甲士增加一倍，陪同当值的武官增加了三倍，几乎所有旅贲^①都只能三天睡一晚上，情势看上去十分紧迫，伯将却在夜里偷偷地打瞌睡。在他看来，一切都如同眼前的徐原一样平静，甚至可说是宁静。

战争似乎仍然离他很远。作为统领山东十二诸侯国、大周朝实际上的诸侯领袖——齐国，其在封邦建国以来参加的所有战争都是在远离本土的异国他乡进行：以巨大的诸侯盟军，镇压撮尔小国，战争变成了游戏、示威和像伯将这样的年轻人炫耀进阶的资本。打完这场仗，伯将就满二十岁了，将要正式继承父亲的官爵，成为齐国六卿之一。下一场战争，他就将成为齐国卿士，统率一军，不再只是如今这样的小小旅贲。

他哈了一口气，看着白色雾气慢慢消失。徐原的春天，又冷又

^①旅贲：诸侯或统帅的侍卫，属于低阶武官，位在百夫长前。



干，十分地难熬——家乡这阵子，已经在为下海做准备了。父亲极力推荐自己去参加高国仲的军中，原以为高国仲与父亲关系非同寻常，自然是要关照的，谁知到了徐国前线，自己与其他国人出身的旅贲一样，干最苦的差事，值班巡哨，累得半死。高国仲前夜还发出命令，天明时即将自己与其他七名旅贲统统升为兵尉^①，名义上是升了，其实是为着发配到更艰苦的左右两师去当差做准备。伯将一肚皮的不舒服，巡夜时偷偷睡觉，也算是小小地发泄一下。

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那山，觉得压抑得慌。家乡的山没有这么高，也没有这么昏暗险恶。他心里哼了一声。也许只有徐国才有这样的山。什么样的国，有什么样的山水，也出什么样的人，哼，难怪呢！

自十三年前昭王南征荆楚死于汉水，尸骨无存以来，大周朝近百年的太平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朝廷与北戎诸部连续三十年的争战，在昭王死后达到顶峰，自穆王三年起，至十一年止，沿北溟海展开的六次合战，动员了大周倾国之力，并且得到昆仑山、汨罗城的鼎力支撑，总算大略戡平，然而算算出入账，也只勉强算得上惨胜。

前头气还没出顺溜，屁股后面狼烟又起。徐国，先商朝时东夷嬴姓之国，国朝初期因为参与“三监”叛乱而被先周公旦迁徙于淇水以北，然而其新君徐偃自穆王元年即位以来，叛王不尊，停贡不臣，趁着朝廷连续十年对北戎用兵，及与云中族在北冥对垒，大陈军备，国内空虚之机，连续蚕食了附近十六个异姓小国和六个姬姓国家，本来位仅序子爵，却在数年间扩大为侯国版图。穆王八年、九年，朝廷连

^①兵尉：中阶武官，位次在千夫长前。

续两年溢封徐子为伯、侯，实在是腾不出手来收拾，不得不怀柔罢了。哪晓得徐偃趁着王室退让，变本加厉，从穆王五年开始就大规模营造宫室、城墙，规模远远超过诸侯的规制。穆王十年，徐国造车五千乘，建六师，不臣之心昭然天下。王室因北境战事紧急，只派了使臣严厉叱责。徐偃深知王室空虚，故意礼遇使臣，并遣使献上贡物；使臣前脚刚走，后面徐偃就关上徐都大门，接受十六国朝贺，南面称王。

此事震动天下，终于闹到不可收拾。穆王十一年春，周天之气流转，推动北冥琨城再次上升，回到高天。一直受云中族支持的北戎遁去极北之地，北方战事刹那间消弭无影，朝廷总算腾出手来。十一年七月，下诏令徐偃毁弃城墙，称臣纳贡，徐偃斩杀使臣。王即以召公为将，率领邠、卫、邹三国军队，进攻徐国属国。至十二年正月，王亲拜执政周公为帅，调集六军、师氏^①、齐军、山东十二国联军，总共一万三千乘兵车、十八万八千兵马，征讨徐国，规模前所未见，甚至超过国朝初期对羌、狄及云中族的全面战争，天下大震。昆仑山、汨罗城以随师征讨为名，在军中派遣了大批使节、术士，实则是严密监控。

一月十七日，征徐大军从成周出发，十日后渡过淇水。二月一日，十余万大军如入无人之境般开进徐国。进据徐国的第七日，王军的主力就与徐军正面接触。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，由徐国副将杜宇率领的徐军并非浪得虚名，面对数万大军丝毫不落下风，双方在鹿原

^①师氏：直属于周公的精锐军旅。



夏泉关恶战十余日，直到充任右、左军^①的齐军和山东十二国联军先后赶到，前后夹击，徐军才被迫退出夏泉关，退保徐原雒水关。二月二十八日，从晨到昏，六万大军轮番攻打，终于迫使徐军撤至徐原东侧的姑麓山上。

传说姑麓山是座神山，从中原往升仙界的仙人都要经过姑麓山的云雾丛林，才能抵达昆仑之墟的南天门。这山也是挡在征徐大军面前的最后屏障，翻过姑麓山，徐国的堰都城就在眼前了。杜宇撤退到山上的第二天，徐国发举国之力，男子八岁至六十四岁全部征召入伍，由司城荡意储亲自率领，增援姑麓山的防御。

那荡意储更是非比寻常，关于他的传说广及大周的每一个角落。穆王元年，为纪念先王扩土攘夷，在宗周镐京举行大蒐礼^②，年仅十四岁的荡意储代表徐国出阵，勇夺诸侯国六艺第一，名动天下。徐偃在数年间称霸北疆，荡意储受封司城之职，为其东征西讨，居功至伟，且深得徐国军民爱戴。增援前线不过三五日，便沿姑麓山修建了三十七处营寨，看样子打算死守不退，要在这里与王军决一高下。

王军其实是可以绕过去的。姑麓山左侧流淌津河，右侧是矮小的章丘，无论从哪一边都可以轻易地突破徐军薄弱的防线，直抵徐都。但是，不知出于何种考虑，周公姬瞞却在姑麓山前停了下来。三月三日，稍事休整后的王军正式布阵姑麓山脚。王军、师氏占据入山道路前的牛犊冈，山东十二国联军居山北麓，准备攻击徐军侧翼，齐军居中，策应王军。按执政周公的部署，大军在姑麓山对峙徐军主力，召

^①右、左军：周人以右为尊。

^②大蒐礼：周天子以田猎之名举行的军事演习，借此检阅、教练各国军队，并从中选拔勇士。

公另率一军在扫平徐国附庸后，从鲁荡原直入徐国，或进攻堰都，或进军荡意储的身后进行战略合围，时间与形势都在王军一边。

荡意储显然也看穿了周公的计略，这是明摆着的事情，要想不被合围，除了撤回堰都城外，就只有寻求与王军决战一条路。奇怪的是，一连过了十天，召公已经打到了鲁荡原的边上，徐军却既不出战，也不后退，姑麓山上半点动静也没有，两万八千多的徐军仿佛睡着了一般——白天只看见山涛起伏，晚上连营火也不见一处——这么不合常理，必有所图，荡意储举世名将，不可能不放手一搏。周公下令各国，昼夜提防，死守营垒。

夜特别长，但终有过去的时候。近处黑茫茫一片，远方却清晰明亮，东方的天空刚刚还是漆黑一片，现在已缓缓地惨白地亮了起来。伯将在门楼上慢慢踱步，来回走动，几名坐着的士卒见他走来，忙不迭地站起行礼，伯将素不拘礼，一面打哈欠一面按他们坐下。一名十夫长屁股刚一碰着楼板，又一下撑起来，指着营门外，叫道：“兵尉大人——您瞧！”

伯将回头一看，只见数里之外的津河河畔，不知何时亮起几盏灯来。他心下一紧，扑在女墙上看时，那些灯火晃晃悠悠，迅速变大，伴随着的是隐隐的马蹄声，但河边晨雾缭绕，一时也看不分明。

此刻，守门的士卒都已惊醒。那马蹄声越来越响，伯将兀自愣着，忽然想起自己当值营门，忙轻声唤道：“弓手——”

“大人请看！”那十夫长眼尖，一把拉住他的手，“是王军的旗帜！”

伯将定睛看去，却见两乘兵车从前面的树林中并驾而出，车身玄黑，各御四匹黑马，御者居左，站在车右的甲士黑甲红袍，一人高举



一面大旗，赫然便是王室的龙旗与周公的蛙旗。车声隆隆，将晨雾都驱散了。后面又是一模一样两乘车驾。

整个树林忽然被照得透亮，一束束的光从林中射出，整齐划一地向后甩去，仿佛无数根光的桨在划动。齐军中惊讶之声刚起，便见一艘中型浮空舟从林中缓缓飞出。浮空舟通体雪白，上下两层，一张紫色的风幡挂在船头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标志。浮空舟之后，又是四乘一模一样的兵车护卫。

伯将在镐京见过不少浮空舟，但只用紫色风幡，没有悬挂旗帜的却前所未见。那当先的两车已到门楼之下，其中一名甲士将手中王旗一举，朗声道：“我等奉执政周公殿下之命，护送巫如殿下前来齐营。尔等速速开门跪迎！”

听到来人如此呈报，众士卒倒也罢了，伯将却大吃一惊。他虽为小小兵尉，但袭有伯爵之位，因此与高阶武官一样每日收到朝廷邸报。那巫如乃是巫族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，与天下闻名的巫昊、巫劫等同为巫族预备长老，将来巫族长老的不二人选，身份地位与人间帝王相当，作为昆仑派驻大周的最高使节，三十年前便驾临中原，连天子也礼敬有加——只听说有巫族加入对徐讨伐战，谁曾想竟然是如此身份之人！

他顾不上走楼梯，从门楼上一跃而下，在泥地上连着踉跄几下，一迭声地喊：“快快快！快开门！”自己端正冠袍，在门前单膝跪下。众甲士忙推开大门，跟着跪了一地。

当先四乘兵车一声不吭，从容入门，车声鳞鳞，径直往中军大帐去了。接着便听见一种轻微的声音，仿佛数百只蜜蜂一起振动翅膀，营前的地面仿佛到了正午时分一般反射着强光，唬得众人不敢抬头，

死死地伏下身子。伯将爵位在身，却也不敢怠慢，低下头不敢逼视。那浮空舟离地一尺多高，慢慢滑过，隐约听见里面有些模模糊糊的人声，似乎还有人轻叹一声——他心中没来由地怦怦跳动，待抬起头来，浮空舟已进入了二门。紧跟在后面的四乘兵车也跟了进去。

齐军斥候尉卫离跟在最后。他是奉命在王军大营听调的，不知为何跟了回来。伯将与他极熟，但此刻见他一脸肃然，紧跟在王军车骑后面，进了二门。

他怔怔地站了一会儿，便看见中军营内一阵骚动，一面绣着黑色狐狸的锦旗快速升上旗杆顶端。那是紧急召见旅贲以上官员的信号。伯将回头吩咐众人：“仔细看护营门，有什么事情立刻奏报！”抓起自己的头盔，奔向中军营地。只须臾间，三十多名旅贲以上武官便已齐聚在中军大帐门口，值夜班的一个个脸青面黑，刚起床的更是忙着整衣正冠，一一依职位分班列队。右师舆司马王子腾、左师^①舆司马^②陶卢定二人脸色凝重，见众人匆匆站定，对望一眼，同时一掀帐幕，带头走了进去。

进入大帐，眼前便是一亮。外面刚刚黎明，大帐内却点满火把灯烛，亮如白昼。朝廷夏官少司马^③、齐国上卿、中军主将高国仲身着紫红色锦袍，面色阴沉地坐在将位上。卫离怀抱一卷羊皮，站在他身后。诸人参拜完毕，各自落座。伯将爵秩虽高，但刚刚入伍，职务排在最低，只能坐在靠门的小儿子上。

①师：按周制，一军分左、中、右三师，中师由主将自领，不单独设官。

②舆司马：指挥兵车的高阶武官。周室推崇车战，舆司马位列行司马之前。

③夏官少司马：按周制，朝廷官员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部分列，少司马属夏官。夏官专事征讨，可由各诸侯国的君卿兼任。



明明是紧急军情，可是高国仲坐在将位上却一言不发。在场的武官大眼瞪小眼，在一阵压抑的沉默中，只见他举起左手招了招，似乎是在示意卫离发言。众人便又注目于卫离。

卫离脸现尴尬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诸位……昨日亥时，周公殿下亲自主持军前会议，已经决定，自今日辰时开始，全面进攻妙峰坡，以一日为限，扫平荡意储所率之徐逆顽敌。”

大帐中轰然一声。王军大营决定全面进攻妙峰坡，作为右军的齐军居然到了凌晨时分才得知消息，而且仅仅是低阶传令官的通报。众人不禁面面相觑。

卫离大约是料到会有如此反应，脸色微微发白，走到大帐中央，将抱着的缣帛卷展开，赫然便是姑麓山的山势图。图上密密麻麻布满标志，黑色的徐军营寨，布满整个妙峰坡，白色的是大周王军，依山扎营，连绵数十里。

卫离指着地图道：“诸位请看，这是重新绘制的形势图。昨日午时，召公殿下的前锋已经渡过漆水河，离姑麓后山只有不到六十里路。为防备荡意储察觉后撤，周公殿下命令，必须在今日上午展开总攻，拖住徐军主力。王军司马师亚夫大将负责今日早上的攻击。诸位请看——辰时开始，王军十二个旅，师氏十一个旅，将以妙峰坡左侧鹤冈为目标，沿山脊左侧而上，采取越寨攻击战术，攻击徐军第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等营寨，同时间，将以王军两个火龙炮旅和师氏六个发石车阵地，持续攻击妙峰坡山脊正中的龙脊大路，以阻止右路徐军增援，分隔徐军。战役目标是到午后三刻，占领鹤冈，姑麓山天险尽入我手，迫使荡意储后撤……如果那时候，召公之军能够按时到达姑麓山后山，将形成在峡谷中包围荡意储之势，如此，则为我军的

全胜。”

“那么，”他的话音刚落，坐在首席的左师舆司马陶卢定便道，“中军发起进攻之时，咱们齐国大军和山东十二国联军，做什么？”

“十二国联军将从巳时一刻开始，从妙峰坡右侧向徐军第十二、十四、十六三个营寨发动佯攻，进一步阻止徐军左右相顾。我们……居中……待命。”卫离说到这里，吞了口口水，便转头望向高国仲。

高国仲冷冷地扫视一遍诸人，“你们都听到了，王军的部署可谓算无遗策——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”

齐军众人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脸上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。王军仰面强攻由荡意储率领的徐军主力，居然将强大的齐军放在一边观望，仅仅动用十二国联军那些又小又穷的军队做侧应，这也叫“算无遗策”？

沉默多时，右师舆司马王子腾开口道：“仰攻妙峰坡，以下击上，仅以不到八万军队攻击，且王军大部是车骑。将敌营一分为二，越寨攻击，其实只攻击了不到四分之一的营寨，不知如何进行？十二国联军以不到一万两千的兵力进攻右翼荡意储的大营，如果荡意储不救杜宇，直接攻击十二国联军，把他们击溃，王军的侧翼便暴露无疑——请问又如何应对？”

“王军故意忽略我们齐军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？”左师舆司马陶卢定接口大声道，“打从我国封邦以来，凡是征夷讨逆，咱们齐军哪次不是前锋主力？王军如果觉得不再需要咱们齐国，那还把我们千里征调到前线来做什么？简直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一眼瞥见高国仲阴沉的脸色，咽了口口水，气哼哼地不再说话。

他要说什么，在座的都知道。自打出兵征讨徐国以来，号称天下



第二强的齐军就坐上了冷板凳，连着两场大战均未沾边。打不了仗就无功可立，齐军武官大多是国人出身，全靠军功提升爵位，早已深感不满。这下子，连可能与徐国的最后一战也捞不上了。陶卢定自己也是国人出身，靠军功积升为左师舆司马，他这样一口气问出来，在场齐军武官顿如炸了锅一般，气势汹汹地责怪王室“不公”，师氏“亡国后裔，跳梁争功”，大声嘲笑着有之，交头接耳者有之，高声抗议者有之，愤愤不平者有之。

高国仲早知道会如此。王室轻慢齐国，实在不是一天的事情了，其中内幕，他有知道的，也有不知道的，这口气他也忍了很久。但他身为数万齐军的统帅，不能没有立场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正要开口，却听见一人道：“列位大人可以放心，王军确有必胜的把握。”

声音不大，在乱哄哄的大帐中显也显不出来，却偏偏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渐渐地，大帐静了下来，人人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那个坐在末席的小小兵尉。

陶卢定盯着伯将足有半晌，问道：“伯将？你个小小兵尉——你说什么？”

伯将本来颇后悔自己多嘴，但被陶卢定这么轻蔑地盯着——他的爵秩远在陶卢定之上，也实在忍不下这口气——站起来向高国仲一躬，“司马大人，属下的一点粗浅见识。属下以为，王军此战战法凌厉，必告全功。”

“你讲。”

“是。”伯将沉吟一下，指着地图，“列位大人请看，这是徐军的阵列图形。徐军此次布阵，沿妙峰坡而下，结营连环三十七座。这条龙脊大道，将整个妙峰坡分为对等的两半，荡意储居最高处的熊岩